



雾中的

蔷薇

3

文学的目的，是帮助人了解自己本身，提高他的自信心，激发他对于真理的企求，同人们的鄙俗行为作斗争，善于在人们身上找到好的东西，唤醒他们灵魂中的羞耻、愤怒和勇气，做一切使人能变得高尚坚强、能用美好圣洁的精神来活跃自己的生活的事情。

冯牧 柳萌 ● 主编

二/十/世/纪/文/学/名/家/代/表/作/品/精/选



时代文艺出版社

• 二十世纪文学名家代表作品精选 •

雾中的蔷薇

冯牧 柳萌 主编

③

722
1488-3

时代文艺出版社

胡 风

安 魂 曲

不朽！

永垂不朽！

立碑永垂不朽！

在历史的转换点来立碑
在祖国的新生期来立碑

彩霞满天的时候来立碑
群禽噪晚的时候来立碑

我们俯下首来立碑
我们低下眉来立碑

我们敞开胸来立碑
我们昂起头来立碑



雾
中
的
薔
薇

305

人民来立碑！

碑

要立在新生了的祖国的中轴！

碑

要立在开始了的历史的起站！

碑

要立在站立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的心里！

碑，立下了，竖起了……

碑

深深地立了下去

深深地

更深更深地

立了下去

立进了祖国的纯洁的大地

立进了地母的慈爱的怀抱

碑

高高地竖了上去

高高地

更高更高地

竖了上去



竖向了祖国的碧净的高空
竖向了群星的浩瀚的天海

碑

在祖国的大地上
要发芽
要开出千千万万朵的鲜花！

碑

在祖国的高空中
要放光
要射出千千万万缕的彩线！

乐声升起了……

肃穆的音流升起了
从祖国的中轴升起了
从历史的起站升起了

肃穆的音流升起了
伸了开去
更远更远地伸了开去
升了上去
更高更高地升了上去……





肃穆的音流升起了
伸进了祖国的纯洁的胸膛
伸进了地母的慈爱的怀抱
升向了祖国的碧净的高空
升向了群星的浩瀚的天海

伸进了中国人民的真诚的心里……

项雄们，永垂不朽！

呵，多么好！

我也俯下首来

我也低下头来

我也站在祖国的中轴

我也站在历史的起点

我也化成了肃穆的音流里面的一缕

升了上去

伸了开去

我感到了满身的虔静

我感到了满心的温暖……

英雄们，永垂不朽！

我敞开了胸！

我昂起了头！

我发现天地变色了！

我的眼睛充满了光辉

我的眼睛充满了彩色

千千万万朵的鲜花

在祖国大地上开了出来

每一朵有每一朵的彩色

千千万万缕的彩线

在祖国高空里射了开去

每一缕有每一缕的光辉

满天的光辉

满天的彩色

满地的彩色

满地的光辉

光辉连结着彩色

彩色连结着光辉

满天满地的光辉

满天满地的彩色

升了起来

散开了去

飘了过来

呵，飘来了，飘来了，飘来了……

一缕彩线飘来了



一缕纯真的年青的笑飘来了

呵，同志杨天真！

是你？……我知道是你，不是你谁呢？

你好吗？

你还是那样一些绒毛胡子？

你圆圆的脸那么红润

也象我们初见面的时候一样

一九二三年

对于我们青少年的一群

算得是一个回春的季节

我象一条醒来了的土蛹

感到了一股暖意

我睁开了眼

第一个看见的就是你

——你，一只正在试飞的蝴蝶

亲爱的兄弟

我看见了 you

我爱上了你

我们感到了同样的光

我们活在同样的温暖里面

记得吗



有一段时间

你上课下课都带着

那本《国家与革命》？

一看到它我就觉得高兴

虽然我知道你不会读懂它

正和我没有能够读懂它一样

但我还是觉得很高兴

看到你把它夹在肋下走着

就仿佛隐隐地听见了一个声音：

“是的，我们的生活将成为另一个样
子我们的路上将要出现完全不同的
东西……”

我们一道到要去的地方

我们一道去找要找的人

象初恋的少女似的

那么秘密又那么高兴

我们一道到书店街去

找过了一家又找另一家

象是在冬天去找火种

抓在手里就感到有一股暖气

我是长子你是矮子



走在路上
我故意大跨着脚步
我跨三步你要走四步才能够排齐
我大跨着步子
一面侧过脸去
哈哈大笑地望着你
你
涨红了脸、忍着笑，只急忙地划着两只短腿
子……

我们相爱得那么深
但争论起来又那么激烈
你伸着右手掌一下一下砍下去
好象在砍着什么可恶的东西
我看得高兴了
就恶意地逗你：

“算了算了，不要争，
算是我输了，好不好？”

这一下气坏了你
你眼里涌出了泪水
马上我知道自己错了

——我犯了罪：

真理是顾不得友爱的！
真理是开不得玩笑的！

(多幸运！

那时候我们已经知道真理这个女神

虽然只是凭着幼稚的情愫去爱慕她的)

在五洲的热浪里面

我们都喊哑了嗓子

但当我们一道走到了北京

呼吸到的却是那么灰冷冷的空气

我找不着那个“五·四”的火光

渐渐被旧中国的重压压住了

陷进了追悼的哀伤里面

但你却更有生气

似乎更走近了什么一种有力的东西

你的短腿子跑得更起劲

你走向了工人兄弟

替他们上课

替他们编千字文课本

(谁会料到

当时有一个和你一道的

后来却变成了一头叫做叶青的恶狗呢?)

我照样和你一道上课看书

我照样和你一道跑来跑去

但却麻木到不能够懂得：



我所找不着的那个火光
正好是亮在你发热的心里

大革命把我们唤回了南方
我们都在向旧中国作战了
但我却战得那么无知那么儿戏
旧中国站在我面前连眼睫毛都不动
它那暗重和麻木反而惊醒了

（其实也就是打败了我）

碰了几碰以后
我孤寂地退了出来
一面向它唱着诅咒的歌
一面向自己唱着悼念的歌

你呢？

你一定组成了一个象样的队形
你一定做了要比我象样些的斗争
你不是自己退了出来
而是被黑浪打退了下来
但你还是那么乐观
好象不过是来看看故人
穿着一件旧棉袍子
逃到了我藏身的那个古城





我们又相见了
奇怪的是
我们这两个败法不同的小败兵
不但没有一点懊丧
好象反而觉得非常高兴
只是你那绒毛胡子黑了一些
圆圆的面孔还蒙上了肺病的灰色

（当时我甚至没有实感到
那是你辛苦作过战的标志）

我们依然一道跑路一道争论
你依然用右手掌一下一下砍下去
好象是在砍着什么可恶的东西
好象我们还是住在学校的宿舍里

亲爱的兄弟
当时是多么险恶的关头
我们却争吵着那些毫不相干的
儿童式的问题

好象那本《国家与革命》

在我们的感受里没有留下一点影子
好象我们败了下来的那一场幼稚的战斗
在我们的心房上没有划下一些伤痕
好象南中国遍地的血腥气

在我们的路上并不算什么一件大事



好幼稚的乐观主义
使我们都变成了这样的无知！

在东北做法官的你的叔父
为你的事特地跑回了南方
说是能够取消对你的通缉
一封电报就把你叫了回去
你轻松地起程回去了
我轻松地送你回去了

（无知以上的无知！）

但你一走下江轮就被黑手抓住了
我匆匆地奔向了你这个省城
想凭着见过面的一个“革命”学者
把你从屠刀下面救出来

（依然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无知！）

但在我赶到了的头一天早上
你已经变成了刑场上的一具冰冷的尸体

我麻木了
没有悲痛
没有眼泪
只仿佛看见了
你是赤裸着胖胖的上身
双手被麻绳绑住剪在背后

肺病的圆脸涨红了
但忍住笑、喊着口号
划着两只短腿子急忙忙地向刑场上走去

晚上

你那个叔父找到了我
我们睡在也是逃到了我那个古城的
友人家里的大木床上
冷飕飕地缩在被子里

他谈过了收尸准备以后
静静地叹了一口气：

“把孩子养到这么大
唉，真不容易呀！”

他的声音好象一股冷气
我听了只觉得说不出话来
好久好久我才明白了：

他，你的叔父
他为你下了资本
你是他的财产呀！

亲爱的亲爱的
我们做了什么事
我们相信了什么感情
我们居然忘记了

我们是凭着怎样的觉悟开始走路的呀！



但我麻木了
只哀伤地唱着诅咒的歌
只能这样了
好象一个掉到了水里的人
抓住了一片破船板子
否则就要无法呼吸、无法活命

我麻木了
没有眼泪
但我哀悼了你：
……当暮色袭来
群鸦噪晚的时光
我将匍伏古道旁
静听你临近的足音……

当时我哪里懂得：
我那微弱的诅咒和哀悼
抛到那么冷那么黑的寒夜里去
连一根火柴的热力和光度都不会有
反而散出了自我麻醉的迷恋的气息……

呵，你笑了
我晓得你会原谅我的
你的圆脸笑得更红润

你的绒毛胡子象放着洁光的花须
你笑得那么年青
你笑得那么纯青
这满眼的彩色和光辉都跟着颤动了

怎么！

这彩线暴跳了起来
变成了一缕急躁的波动

好象发了脾气

呵，同志扶国权，原来是你！

你来得好
和天真谈话的时候
就时时地想到了你
是你
只有你一个人
把我送上了江轮
送我逃出那个古城的黑浪
送我去到你那个黑暗的故乡
送我去搭救我们的兄弟杨天真
江流在阴暗的暮色里面响着
我们垂着头靠着统舱的铺位
电灯光发黄
空气是昏浊闷人

